

# 北魏與蠕蠕關係研究

潘國鍵 著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数据加载失败，请稍后重试！

# 北魏與蠕蠕關係研究

潘國鍵 著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七十七年三月初版

北魏與蠕蠕關係研究 一冊

基本定價三元正

著者 潘 國 鍵

發行人 朱 建 民

印刷及  
發行所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八三六號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三十七號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校對人：陳寬剛 林麗容

# 序

公元四至六世紀出現於中國漠北的草原民族蠕蠕原自號柔然，北朝人稱他們爲蠕蠕，據《魏書》和《北史》的《蠕蠕傳》的記載，是由於北魏太武帝「以其無知狀類於蟲」。南朝人稱他們爲芮芮，實一音之轉。其後又書爲茹茹。蠕蠕屬種鮮卑，是東胡民族的後裔。

蠕蠕民族在北朝歷史的發展裏面，地位重要。北魏北疆國防政策的制定，六鎮的反亂，北朝分裂後東西魏軍事形勢的強弱，其實都和蠕蠕民族有著密切的關係。

本文正爲討論及敘述此種關係而作。全文分三部分：第一部史辨，討論若干涉及蠕蠕的歷史問題；第二部史敘，分三期敘述北魏與蠕蠕關係發展的史實；第三部史論，解釋北朝對抗蠕蠕的各種政策，以及蠕蠕民族對北朝和同時代亞洲其他地區歷史發展的諸種影響。

論文得以完成，有賴香港大學中文系何丙郁教授的指導；恩師趙令揚教授的不斷鼓勵；與內子曾佩鑾的辛勞支持。而八三年本文完成同年並獲港大通過頒予博士學位。不覺三載，而得復見剛自台灣中央研究院退休歸港之恩師嚴耕望教授。幸蒙嚴師多方指點，百般幫忙，區區論文，始可問世。嚴師之胸襟，扶掖後進之不遺餘力，至足令人敬仰。而予我之恩德，實猶傅孟真前輩之予嚴師也。凡此種種，無以爲報，僅以此書獻之，聊表謝忱。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潘國鍵序於香港如心齋寓。

# 目 錄

|                                                   |    |
|---------------------------------------------------|----|
| 序                                                 | 1  |
| 第一章 史辨：從研究北魏蠕蠕關係史旁及的幾個問題                          | 1  |
| 第一節 有關研究中亞草原民族歷史的問題                               | 1  |
| (一)部分西人研究中亞草原民族史的弱點                               | 1  |
| (二)從史料解釋看研究草原民族史的價值                               | 5  |
| (三)胡族「部落」與散居胡種——從北魏末期移徙蠕蠕兼論西晉徙戎問題                 | 8  |
| 第二節 地理環境與國防政策及民族習性                                | 15 |
| (一)地理環境與國防政策——兼析地理環境改變因由                          | 15 |
| (二)草原民族生活與蠕蠕特性                                    | 22 |
| 第三節 有關蠕蠕民族人種的論說                                   | 26 |
| (一)蠕蠕為蒙古人種駁議                                      | 26 |
| (二)蠕蠕為東胡裔鮮卑雜胡的假說                                  | 31 |
| 第四節 從李崇北討蠕蠕證《通鑑》誤以沃野破六韓拔陵反於正光四年(A.D.523)四月說       | 38 |
| 第二章 史敘：北魏蠕蠕關係史                                    | 65 |
| 第一節 軍事衝突時期(A.D.386-474)北魏與蠕蠕關係                    | 65 |
| (一)太祖道武帝時代(A.D.386-408)的軍事行動                      | 65 |
| (二)太宗明元帝時代(A.D.409-423)蠕蠕的入侵與征討                   | 66 |
| (三)世祖太武帝時代(A.D.424-451)軍事擴張對蠕蠕的全力征討               | 66 |
| (四)高宗文成帝時代(A.D.452-465)武力政策的繼承與轉變                 | 74 |
| (五)顯祖獻文帝時代(A.D.466-470)及高祖孝文帝初期(A.D.471-474)與蠕蠕關係 | 75 |

|                                                          |     |
|----------------------------------------------------------|-----|
| 第二節 長期和平時期 (A.D. 475-523) 北魏與蠕蠕關係                        | 77  |
| (一)高祖孝文帝延興末太和世 (A.D. 475-499) 與蠕蠕關係<br>的漸趨和平             | 77  |
| (二)世宗宣武帝時代 (A.D. 500-514) 與蠕蠕和平關係的延<br>續                 | 80  |
| (三)肅宗孝明帝在位前期 (A.D. 515-523) 與衰敗的蠕蠕的<br>關係                | 81  |
| 第三節 北朝動亂屈辱於蠕蠕時期 (A.D. 524-555) 的北朝<br>與蠕蠕關係              | 84  |
| (一)自六鎮反亂迄北魏分裂 (A.D. 524-534) 北魏衰亂與蠕<br>蠕復強               | 84  |
| (二)北朝分裂初期 (A.D. 535-551) 爭與蠕蠕婚盟與蠕蠕之<br>衰亡 (A.D. 552-555) | 86  |
| 第三章 史論：北魏與蠕蠕關係對中西歷史發展的影響                                 | 117 |
| 第一節 北魏對付蠕蠕的政策——征伐與城防二論                                   | 117 |
| (一)征、防論的理論基礎                                             | 117 |
| (二)征伐論評議                                                 | 118 |
| (三)城防論評議                                                 | 125 |
| 第二節 北魏對抗蠕蠕政策裏面的「以夷制夷」                                    | 131 |
| (一)主戰派以夷制夷下的六鎮胡化及其反亂                                     | 131 |
| (二)主防派以夷制夷下的「勢力均衡」(Balance of Power)                     | 140 |
| 第三節 北魏與蠕蠕關係變遷與國防政策轉向對北魏歷史<br>發展的影響——兼從六鎮地位改變看北魏亂亡        | 143 |
| (一)軍事衝突時期六鎮的作用                                           | 143 |
| (二)從長期和平時期國防政策改變看六鎮地位低降                                  | 145 |
| (三)從北魏與蠕蠕關係及國防政策改變論北魏亂亡因由                                | 149 |
| 第四節 北魏蠕蠕關係與亞洲草原民族活動                                      | 155 |
| (一)蠕蠕民族引起嚙噠人 (Ephthalites) 西徙的年代                         | 155 |

|                                     |     |
|-------------------------------------|-----|
| (一)嚙噠人西徙與中亞大月氏貴霜王朝 (Kushan Dynasty) |     |
| 及其南移·····                           | 156 |
| (二)公元五至六世紀中葉亞洲草原民族活動情況與蠕蠕盛衰···      | 160 |
| (四)公元四四〇年至四七〇年西域的變動——北魏對西域          |     |
| 的控制與放棄·····                         | 165 |
| 總 結·····                            | 205 |
| 附 錄·····                            | 216 |
| (一)北魏與蠕蠕關係簡表附帝紀資料錄·····             | 216 |
| (二)蠕蠕興衰簡表·····                      | 242 |
| (三)公元四世紀末至六世紀中北朝與蠕蠕在位君主年代對          |     |
| 照表·····                             | 264 |
| (四)蠕蠕世系簡表·····                      | 268 |
| (五)論文引用書目·····                      | 270 |
| 英文撮要 Summary in English ·····       | 279 |

# 第一章 史 辨

## 從研究北魏蠕蠕關係史旁及的幾個問題

### 第一節 有關研究中亞草原民族歷史的問題

#### (一) 部分西人研究中亞草原民族史的弱點

##### (1)

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不可分割。利用研究草原民族史將中國歷史貫通到世界歷史裏面，是個好方法。但要小心運用。

西方歷史學家早知各國歷史「皆息息相連」，而「無一環能爲人所忽者也」（註一）。故亞洲草原民族的研究，在西方亦一時頗成風尚。可惜，卻不爲近數十年中國學人所重視。結果，部分西方學者陋誤之見沒有人予以更正。而以世界史觀去寫成的中國通史，猶未面世。反觀西方有 W.H. McNeill 之《The Rise of the West》，則中國學術界在這方面，就精神上已相當落後。

某些西方學者研究東土耳其斯坦 (East Turkestan) 民族提出的理論過分粗略。原因是，他們對中國方面史料的認知，頗爲貧乏。二十世紀三十年代 B. O'toole 早已指出漢學家在中外關係 (Sino-Foreign Relations) 研究裏面，資料來源並不全面的弱點（註二）。可惜數十年來無大改善。

##### (2)

例如，S.A. Stein 誤認爲在中國典籍中，有極充足證據顯示漢武帝向西方擴張具有經濟上的目的（註三）。S.A. Stein 還未拿出證據，就隨即認定漢代對西域的軍事行動，出諸中西貿易利益的一種需要

。其前之 F.H. Skrine 與 E.D. Ross，已早持此見（註四）。在我們看來，當然並不盡實（註五）。讀 F.H. Skrine, E.D. Ross 的《The Heart of Asia》，其對波斯薩珊 (Sassanid) 王朝興衰記載甚詳。但，對同時代處波斯東面的嚙噠 (Ephthalites) 的敘述已極少。至於居嚙噠東面的蠕蠕，和後來的突厥民族，就含糊不清，甚者有所誤解（註六）。其述愈東，論證愈弱，幾成正比。

其次，S.A. Stein 又認為自三國之後，由於中國政治失去控制，魏晉南北朝三個多世紀以來，對於西域 (Western Regions) 的可信史料幾乎乾竭（註七）。這一點，筆者亦難同意。其實，祇要我們稍翻《晉書》、《北史》、《周書》的有關部分，不難發現，中國對於公元四至六世紀中亞少數民族國家如蠕蠕、突厥、吐谷渾、高昌、焉耆、龜茲、于闐、嚙噠等，均有豐富的材料記載（註八）。至於散見於其他中國書籍文獻的材料，尤其佛教僧人的傳記，更不勝枚舉。

(3)

W.M. McGovern 知道中亞草原民族研究，中國方面的材料相當重要。即如嚙噠侵入波斯、印度前的歷史，無論希臘、波斯，甚或印度方面，都缺乏記載。因此，極需要依賴中國資料研究。不過，W.M. McGovern 對嚙噠、蠕蠕的敘述，仍不免貧乏。甚者，將蠕蠕直當為 Avars 人看待（註九）。則 W.M. McGovern 對中國中古史料的搜集，猶未足夠。

(4)

W.H. McNeill 亦曾討論過中國與蠕蠕突厥等多邊關係。可惜，同樣有所疏誤。例如，他認為隋代的統一中國，頗有賴於突厥消滅蠕蠕的幫助（註一〇）。其實，蠕蠕之滅亡，和隋代的統一，根本毫不相涉。當日和突厥連結擊敗蠕蠕的是西魏，事在廢帝元年 (A.D. 552)，距隋之受禪 (A.D. 581)，相去甚遠。且蠕蠕之亡，尚有公元五五三至五五五年間北齊、西魏、突厥各自對蠕蠕的幾次重大戰役（註一一），不純因新興的突厥力量。而公元五五五年蠕蠕亡後，北朝所感受那

來自突厥的壓力，實尤重於本已開始沒落的蠕蠕民族。其次，W. H. McNeill 又認為公元五七二年突厥分裂為東、西突厥，事由突厥統治家族兩個支部的爭辯（註一二）。亦忽略了隋文帝苦心經營削弱突厥和派遣長孫晟施行離間計成功的因素（註一三）。這都是沒有深入參考中國方面歷史材料的結果。

## (5)

R. Grousset 傾力研究草原民族史，甚得學術界推崇，然而，在討論到北魏鮮卑拓跋族問題，就未經嚴格的學術考證，便立議論。舉個例子，R. Grousset 認為立子殺母是北魏拓跋燾（Toba Tao，即太武帝，A. D. 424-451 在位）拒絕過於漢化而要保持的一種野蠻而精明的草原民族舊俗（註一四）。其實不然。根據魏收所記，其俗早已見於太祖道武帝拓跋珪世（A. D. 386-408 在位）。道武立太宗明元帝拓跋嗣（A. D. 409-423 在位），《魏書》記載：

「初，帝母劉貴人賜死。太祖告帝曰：昔漢武帝將立其子而殺其母，不令婦人後與國政，使外家為亂。汝當繼續，故吾遠同漢武，為長久計。帝素純孝，哀泣不能自勝，太祖怒之。」

」（註一五）

足證當日道武賜劉貴人死，本不出自鮮卑舊俗。而應是「遠同漢武」，「不令婦人後與國政」，是效法漢武帝的政治行為。所以，《魏書·宣穆皇后劉氏傳》所謂「魏故事，後宮產子將為儲貳，其母皆賜死」（註一六）的「魏故事」、「魏舊法」，固不一定出自野蠻民族的習慣。據南朝人梁代的蕭子顯寫的《南齊書·魏虜傳》謂：

「初，佛狸（拓跋燾）母是漢人，為木末所殺，佛狸以乳母為太后。自此以來，太子立，輒誅其母。」（註一七）

按拓跋燾為太宗明元皇帝拓跋嗣的兒子，生於其祖父太祖拓跋珪死前一年，即天賜五年（A. D. 408）（註一八）。永興元年（A. D. 409）拓跋嗣繼位，而拓跋燾的母親杜氏立為貴嬪，薨於泰常五年（A. D. 420）。而四年後太武始登位，未聞杜氏是明元賜死（註一九）。且殺母立子

，事見明元帝前，非始於明元後。而賜死者亦不限於漢人后妃。在道武帝時代，北魏第一個因立子殺母而賜死的劉貴人是匈奴人劉眷的女兒（註二〇）。所以，「佛狸母是漢人」，也不會是杜貴嬪所謂被殺的決定因素。何況，魏帝生母多死於其子登基前雖為常見，但，能確定是「賜死」的，僅明元生母劉貴人、獻文生母李氏。此外，兒子登基後猶存者，早有道武生母賀氏，死於皇始元年（A.D. 396），當時鮮卑固未漢化。而推行漢化後，把持北魏晚期肅宗孝明帝世朝政的孝明帝生母靈太后胡充華，在歷史上更為著名（註二一）。因此，蕭子顯所說的，並不盡是事實。而司馬光的《資治通鑑》胡亂因循（註二二）。R. Grousset 竟復引伸為拓跋草原民族的「習俗」(Custom)，就是未經嚴格考證而作出的錯誤結論。

(6)

L. Kwanten 是近兩三年來對草原民族研究以西文著述的學術工作者。他批評 R. Grousset 研究草原民族基於第二手材料。並且，也提出了蠕蠕與 Avars 民族關係的問題（註二三）。不過，就蠕蠕民族研究的領域來說，L. Kwanten 卻也未見利用中國正史或其他的原始史料。而蠕蠕與 Avars 的問題，結論亦不外是疑問甚多，尚需研究（註二四）。他又說：

"Like the Han Dynasty, the Northern Wei search for allies on the steppe to conduct the war with the Juan-Juan. Alliances were made with minor nomadic Kingdoms such as those of the Wu-sun, the Kao-ch'e, and the Yüeh-pan on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borders of the Juan-Juan domain."（註二五）

謂北魏聯結少數民族國家如烏孫 (Wu-sun)、高車 (Kao-ch'e)、悅般 (Yüeh-pan) 對抗蠕蠕，說來亦毫無根據。當日北魏因國防需要，雖有幾次交通高車、嚙噠，而悅般、高車阿伏至羅雖亦曾遣使北魏圖說服北魏夾攻蠕蠕，然而，就筆者研究所得，卻從未曾達致任何實質的

軍事聯盟。至於北魏主動向其他少數草原民族招盟向蠕蠕發動戰爭，就史料所見，亦無其事。當日北魏政府對漠北諸民族所採取的，倒毋寧是一種均衡的中立態度。公元五世紀末高車和蠕蠕長期戰爭，和六世紀初蠕蠕阿那瓌、婆羅門投奔中國，中國所採取的共存政策，就是很明顯的例子。筆者在下文有詳細的解說。其實，當日北朝連結外族抵抗蠕蠕，僅有西魏突厥政治盟結的單獨史例。是時北魏業已分裂，和北魏所謂交通高車、悅般、烏孫，尤不相涉。

此外，L. Kwanten 又認為根據中國資料，吐谷渾(T'u-yü-hun)族或出於遼東鮮卑(Hsien-pi)，但何以遷徙至青海，則從未見史典記載云云(註二六)，亦屬不確，就《北史》和《舊唐書》已有了詳細的敘述(註二七)。

## (二) 從史料解釋看研究草原民族史的價值

### (1)

通過草原民族史研究，不單可將中國歷史和西方歷史結合，而且，對中國歷史的研究，也可提供新證據、新解釋。蠕蠕這一個草原民族，在北朝和中亞歷史發展裏面，地位重要。現代以研究草原民族史享有盛名的日本權威學人江上波夫，僅集中研究匈奴、蒙古。對於居其間而又幾與北魏拓跋族同始終的蠕蠕民族，可恨無大著述(註二八)。其實蠕蠕不單影響北魏興亡，也構成嚙噠人西徙，因而造成西亞、印度地區例如波斯和大月氏貴霜王朝的種種變動。卻不曾為中、日學者所重視。對當日這種草原民族如蠕蠕、吐谷渾、高車、嚙噠等缺乏深入研究的結果，除了妨礙對歷史加深認識之外，對史料的分析，往往亦容易產生錯誤。

### (2)

例如，張星烺解釋《梁書》滑國(嚙噠)「待河南人譯然後通」一語說：

「其通於梁，似先經魏地，由魏人作翻譯者。故有待河南人譯

，然後通之語也。」（註二九）

案原句本出《南史》、《梁書》。《南史》載：

「其言語待河南人譯然後通。」（註三〇）

而《梁書》所記相同（註三一）。這顯然是南北朝時期南方人的述說。所以，解釋「河南」兩字，該以南人立場為準。當日南人「河南」指吐谷渾，不指北魏，是肯定的史實。其事始於宋元嘉世。《宋書》記載文帝元嘉二十九年九月以平西將軍吐谷渾拾寅爲安西將軍秦河二州刺史（註三二），《南史》記：

「封河南王。」（註三三）

以後宋、齊、梁人稱吐谷渾爲河南，幾成通例。這些資料，在《南齊書》、《南史》、《梁書》的帝紀裏面，俯拾皆是，不必盡舉。況且，《南史》明白載明河南王吐谷渾因「地在河南，故以爲號」（註三四）。而事實北朝時代嚙噠通過吐谷渾交通南朝，亦毫不足奇。因爲，當日至少有兩個交通的途徑：

- (a)北魏在公元五世紀中襲擊吐谷渾，吐谷渾因而被迫西走，攻入于闐。其時正值嚙噠在中亞擴張勢力，《南史》載其「征其旁國波斯」，而吐谷渾之地則「與益州鄰，常通商賈」（註三五），實有理由假設嚙噠與吐谷渾有所接觸，並賴之交通南朝（註三六）。
- (b)嚙噠之西徙雖與蠕蠕民族之壓迫有關。然《南史》稱嚙噠「號爲大國」後，仍「與蠕蠕婚姻」（註三七）。而蠕蠕之通南朝，多經吐谷渾。南朝之通蠕蠕亦然。例如《南齊書》記載，宋末王洪範使芮芮（蠕蠕），道由益州經吐谷渾入西域達蠕蠕境。又說：「芮芮常由河南道而抵益州。」（註三八）。而齊武帝在永明三年（A.D. 485）「遣給事中丘冠先使河南道，并送芮芮使」（註三九）。均足證明，嚙噠同樣可以借道蠕蠕、吐谷渾以交通南朝。

況且，當日南人稱北魏爲「索虜」，不稱河南。梁人沈約，更視

之與芮芮同等（註四〇），據《南史》載：

「自晉宋以後，經絳在魏境江、淮以北，南人皆謂爲虜。」（註四一）

那麼，河南原指吐谷渾，本是不爭的事實。張星烺就由於忽略了東土耳其斯坦草原民族的活動情況，才一時解釋錯誤。

(3)

近人治南北朝史，大都將北魏之亡，歸因於孝文帝的漢化。持此論者，要算學術巨人錢穆的影響力最大。他認為北魏覆滅，是因為孝文帝南遷五年即死，而「鮮卑人迫不上他的理想，而變亂由此起」。此外，也由於「一輩南遷的鮮卑貴族，盡是錦衣玉食，沉醉在漢化的綺夢中，而留戍北邊的，卻下同奴隸，……遂激起邊鎮之變亂」（註四二）。於是，北魏之亡，遂被解釋為「南中文治派與北邊武人之衝突，其後面不啻即是漢化與鮮卑故俗之衝突也」（註四三）。其後王曾才沿用錢論，更進一步謂洛陽政府「幾可謂為漢人的王朝」，「終於激起了六鎮胡人和胡化漢人的反動」（註四四），也用了「激起」兩字。並且，將北魏對蠕蠕態度，解釋為「最能表現出鮮卑漢化和農化演變」（註四五），而無深入的介說。用文化衝突、階級矛盾（例如周一良所論（註四六））去解釋時代動亂，固可立說。然而，在此背後，卻仍有很多問題亟須注意。北魏之亡，並不盡因漢化。當日蠕蠕由盛而衰，彼此的關係和政策的改變，也是很重要的原因。這正是本文所要討論的重點之一，而未為前人所注視。就由於這種忽略，周一良才誤認當日北鎮「兵士又復孱弱」，而誤將元深所謂「邊人」釋為「謂邊塞胡人」（註四七），歪曲了歷史事實。其實，北鎮胡人兵種本不「孱弱」。而史書裏面的「邊人」，亦明指北鎮居民，絕非「邊塞」不受中國統治之胡類。這和西魏大統世（A.D. 535-551）史寧由涼州刺史移鎮河陽，《北史》謂「寧先在涼州，戎夷服其威惠，遷鎮之後，邊人並思慕之」（註四八）的「邊人」所指原居或僑居涼州一帶居民，正相類似。雖然當日北鎮居民大部分確為胡類，但將「邊人」

一詞泛釋為邊塞或塞外胡類，未見恰當。六鎮問題，下文自有論述。筆者在這裏祇想指出：蠕蠕民族研究對北魏歷史的研究相當重要，祇可惜，這幾十年來，大家還沒有好好的在這方面工作過。

### (三) 胡族「部落」與散居胡種——從北魏末期徙蠕蠕衆論西晉徙戎問題

#### (1)

西晉徙戎論和蠕蠕問題，看似並不相涉。但是，北魏末期蠕蠕阿那瓌、婆羅門先後率部投歸北魏，引起了當時如何安置蠕蠕的問題，就和西晉面對的徙戎問題極相類似。因此，若不首先澄清西晉的徙戎論，就難以理解北魏末期反對安置蠕蠕於國內的觀點。

中國自漢代以來，在對付胡類民族政策方面，由來爭議甚多。或用征伐，或主德化。《鹽鐵論》裏面已多述說（註四九）。而西晉、北魏所議徙戎，亦不過為同樣之問題而已。

#### (2)

郭少棠認為西晉郭欽、江統徙戎論不被武帝接納，乃由於「不合當時社會現實的需要，更與當時歷史趨勢相違」（註五〇）。而大約以(a)當日要依賴胡人人力進行耕作；(b)內徙胡人在軍事及經濟上有利價值；(c)胡人已經同化，這三個原因為論證。並將W.H. McNeill的草原民族移動觀念、魏晉經濟殘破、三國徵用羌胡為兵、胡漢雜處同化、民族思想……，一一代入。既未得其實，亦嚴重誤解當日徙戎論者的意見和觀念。

晉武帝的時候，中國業已統一。隨著內戰結束，軍事上是否再需依賴胡兵，已成疑問。而胡族經濟勞動生產力佔全國勞動人口的比例，猶待進一步研究。至少，郭少棠未曾將居處中國內地胡人種落和散居各地的個別胡人或已淪為西晉豪門貴族的胡人奴隸分別清楚（註五一）。

且先看看晉惠帝元康九年(A.D. 299)江統上《徙戎論》的內容：

- (a)江統首以自古以來四夷爲患中國立論，而讚揚秦代「南兼百越，北走匈奴，五嶺長城，戎卒億計。雖師役煩殷，……當時中國無復四夷也」（註五二）。他針對的，當然是原屬塞外的胡人部落。
- (b)江統解釋東漢徙羌人於關中，是造成後來動亂的原因。結果，「十年之中，夷夏俱斃」（註五三）。
- (c)漢末「關中殘滅」，曹魏利用氐人，「欲以弱寇強國」。遂徙武都氐於秦川。「此蓋權宜之計，一時之勢，非所以爲萬世之利也」（註五四）。
- (d)戎狄「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戎狄志態，不與華同」（註五五）。
- (e)「土庶翫習，侮其輕弱。……至於蕃育衆盛，……以貪悍之性，挾憤怒之情，……輒爲橫逆」（註五六）。
- (f)所以，要徙關中氐羌於隴右武都之界（註五七）。亦即遣歸原地。
- (g)此外，須徙并州匈奴（註五八）。

從這幾段文字看來，江統提出要徙之戎，僅限於關中、并州兩區的胡部，非及於全國。而原因是，他認爲并州和關中的胡落太過接近中國的心臟地區。若徙之邊地，則「雖爲寇暴，所害不廣」（註五九）。

其次，江統所針對的這班胡人，當日漢人對待他們，頗不友善，諸多剝削（註六〇）。否則，他也不會說「土庶翫習，侮其輕弱」，而發出氐羌「與關中之人，戶皆爲讎」的警告。

再者，江統提出要徙的關中和并州胡落，人數不過十餘萬戶。我們且看看《徙戎論》說：

「今（并州匈奴）五部之衆，戶至數萬。人口之盛，過於西戎（關中氐羌）。」（註六一）

匈奴數萬戶，氐羌少於匈奴，相加不過十餘萬戶。較諸西晉人口，平吳時（A.D. 280）總戶數 2,459,840（註六二），所佔的人口比例甚少